



陈钧德画选

◆ 中国现代美术家画丛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陳鈞德油畫選

劉海粟題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陈钧德

“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

具象有终，意象无涯。浩瀚大千，豁然贯之。于混沌悟彻明光，汇万趣融其神思。艺道何其崎岖，彼岸更其遥远。不求希望，只因爱恋，尽情劳作，赤诚耕耘……

——陈钧德感于沪上襄阳书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晨

认定方向，走自己的路——代序

刘海粟

在众多从事油画的画家中，我较喜欢陈钧德的作品。当然，不能说 he 已臻尽善尽美的境地。但他确以不懈的努力和无限的坚忍跨越了一条鸿沟。他的画充溢着一种深强的自我精神，遂向发挥尽致：内性的如精神的力、性格的力、哲学的力；技巧的如线条的力、色彩的力、音乐的力，都表露得较为完备。早年，他学画时，即做着扎实的基础工作，广泛游猎各派精英，尤偏嗜莫奈、塞尚、梵高、马蒂斯，而当他企划经营自创新体时，已然从外来的影响中锐化出来，接上中国艺术的源头，由摸索进而为明确的，由借鉴进而为创造的。无论识者和外行，一见他的画，便觉着立即被卷进那强劲的力的漩涡，同时能感到作者心灵的颤动。

的确，中国人事油画，可供咨询的派系实在不少，诸如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义、野兽主义和表现主义等等，但真要做到为我役使，自我一宗，却不是那么简单。“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许多从事西画的画家都曾为此苦恼过。我早就说过，一个艺术家走进了圈子，必定要能够出来，唯其如此才有出路，否则便将死在里面。从观中外古今艺坛，耽弱在圈内而无法自拔的人何可胜计。相反，钻得进，跳得出，造成了圈子又毁坏圈子，突破成法又超拔自我的却是难得几人。诚然，其中成败原因很多很复杂，但究其所以，则自有主次、内外之分。

我们曾着力探讨过油画的民族精神问题。不错，中国人画油画，无可置疑地应当注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质，要有自己的风格。然而，融合中西，决非一半油画，一半中国画，硬拿来拼凑，而是由内而外的、让两者不同层次的种种精华出乎自然地结合，并且锐意追求新面貌、新憧憬，在构思立意和表现技法上显示着民族气派的新意境、新风格。这是要下苦功的。我以为，油画的民族精神，不单纯是个技巧与形式的问题。古、洋之“用”，关键在于有宽广的胸襟，开阔的视野，不持门户之见，穷径各家各派精英，打下扎实基础，以求为我所用。独嗜某家某派，而偏废其他，甚至拒之门外，势必流于皮相。陈钧德成功的例子，至少表明着：凡学西画而有成就者，大祇对西方文化艺术刻苦钻研，只知为学，不问成败，绝不安于浅尝。不管是远古艺术，还是现代主义，都应立足于深刻的理解。理解得深，才能把握得准确，而后愈知怎样取舍应用。知识越多越有利于“用”。我研究极古的，也探讨极新的，而用意是站在自己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取我所需，创我之新。五十年前，我曾经把前后相距近三百年的塞尚与石涛相提并论，今天看来仍不无现实意义。艺术的使命最忌对自然客体的机械摹拟，这是无价值的艺匠之举，“书画发于情思”，情思就是中国文人画力主的“写意”，就是西方画论中兴起的“表现”，而艺术的生命正在于画家能于作品里，借助造化启示，抒发胸臆，以求民族的、时代的和纯属个人的、美的升华。

不消说，中西文化在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上均颇殊异，我那已故挚友傅雷曾对此流露出很深的感

慨，他说：“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的确，西方的有些东西，既使被理解了，未必真能接受。甚至理解得越透，越感到无法接受。能否为人接受要通过实践，而且要勇于实践，不怕有反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之处。早岁，我推崇莫奈、梵高、塞尚、马蒂斯等艺术大师，力主打破“院体派”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倡导实行开放型艺术体系，曾被斥之为“旁门左道”。我不怕，不低头，认定方向走自己的路。这是很要有坚韧精神的。近卅年，独尊“院体”罢黜百家之风甚烈，不断在胁迫着青年人不得不割舍自己对“院体”以外的百家的喜好和选择。钧德也有这样的苦恼，但他不怕孤寂，也不忧人们的一时不能接受，更不屑于周遭的喊喊嚓嚓，孜孜矻矻，不计成败。集聚着全部热忱专心于事业。“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正是倚凭这精神的支柱，他执着地走自己的路，倾其心寻索着两种文化彼此互相吸引、融合的一面，扬长避短，勾通中西。虽在某些画幅中尚能依稀分辨出某家某派的影子，但无论如何却分明是他自己的面目，无论如何变幻终能体味得出他的一贯的精神。因为他所努力的，正在于洗脱前哲的痕迹。尤以近期作品，有塞尚的永久实在性而无塞尚的重郁；有梵高的热力震颤感而无梵高的悲怆；有马蒂斯的单纯明快韵而无马蒂斯的温情……自有东方文化的情趣，自有他个人的人格，终于，他成为他自己。这确是很有力、很有价值的创造的结晶。

肯定地说，中国许许多多有为的画家必定会挣脱“院体派”的重枷。这股艺术革新的潮流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他们独高独我地发挥各自的天赋良能，脚踏实地、开创新的、永恒的天地。中国的艺术春天已经到来。

以人生计，钧德乃是中年。然以艺事而言，则这位勇进的画家，的确还正是血气刚放的青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艺无涯、乐无穷。他那更为光辉的前程需要他自己更为艰苦的奋斗。

一九八五年二月于京华丽都

海翁年方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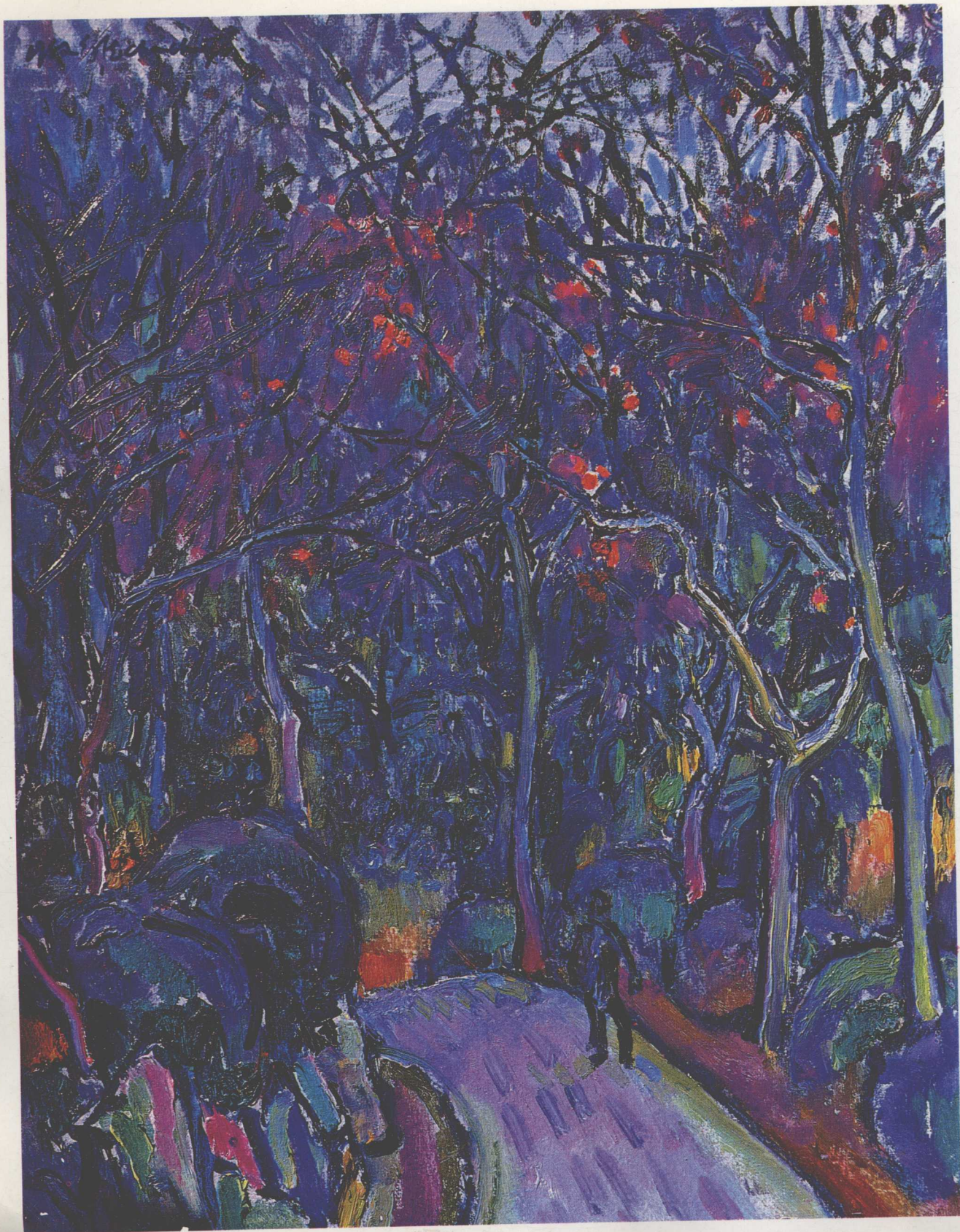
1. 山 景(油画) 60×70cm 1973年



2. 雪 雾(油画) 60×72cm 1977年



3. 花 房(油画) 90×120cm 1978年



4. 寒 秋(油画)

40× 53cm

1981年

5. 无锡印心石屋
(油画) 78×90cm
1981年





6村 口 (油画) 60×70cm 1984年



7. 水镇(油画) 78×90cm 1982年

8. 九华山祇园寺(油画) 38×40cm 1983年

0370354



9. 沈家门早市(油画) 78×90cm 1982年

0370324



10. 怀古(油画) 40×50cm 1980年



11. 八达岭(油画) 60×74cm 1982年



12. 花果图(油画) 46×54cm 1982年



13. 古俑花果图(油画)

84×87cm

1980年